增城抗日烽火



增城文史

增城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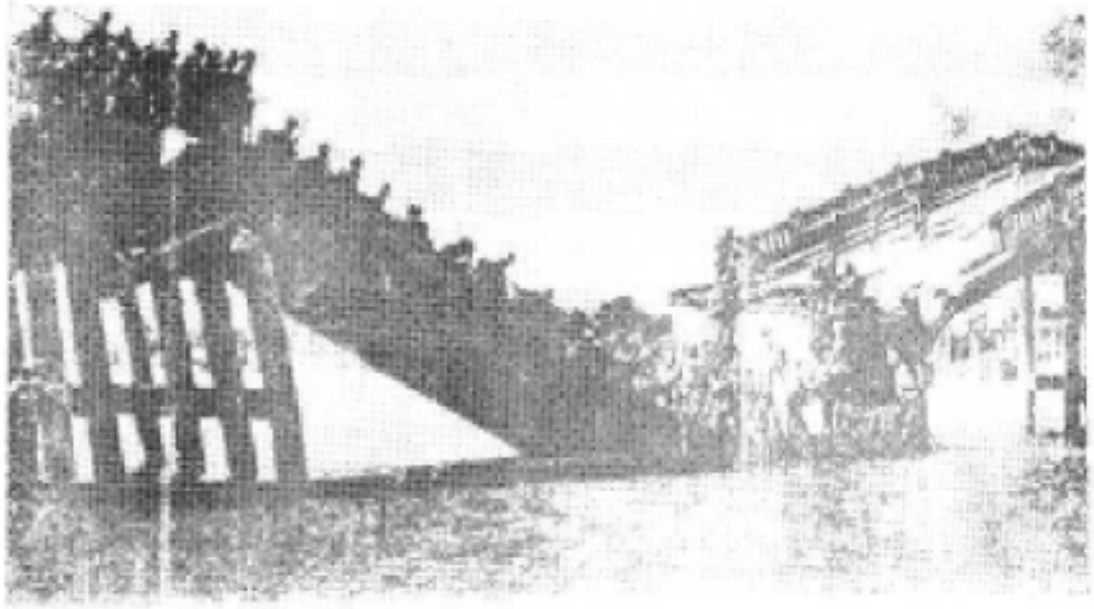
增城文史之一

增城抗日烽火

抗日战争五十周年纪念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增城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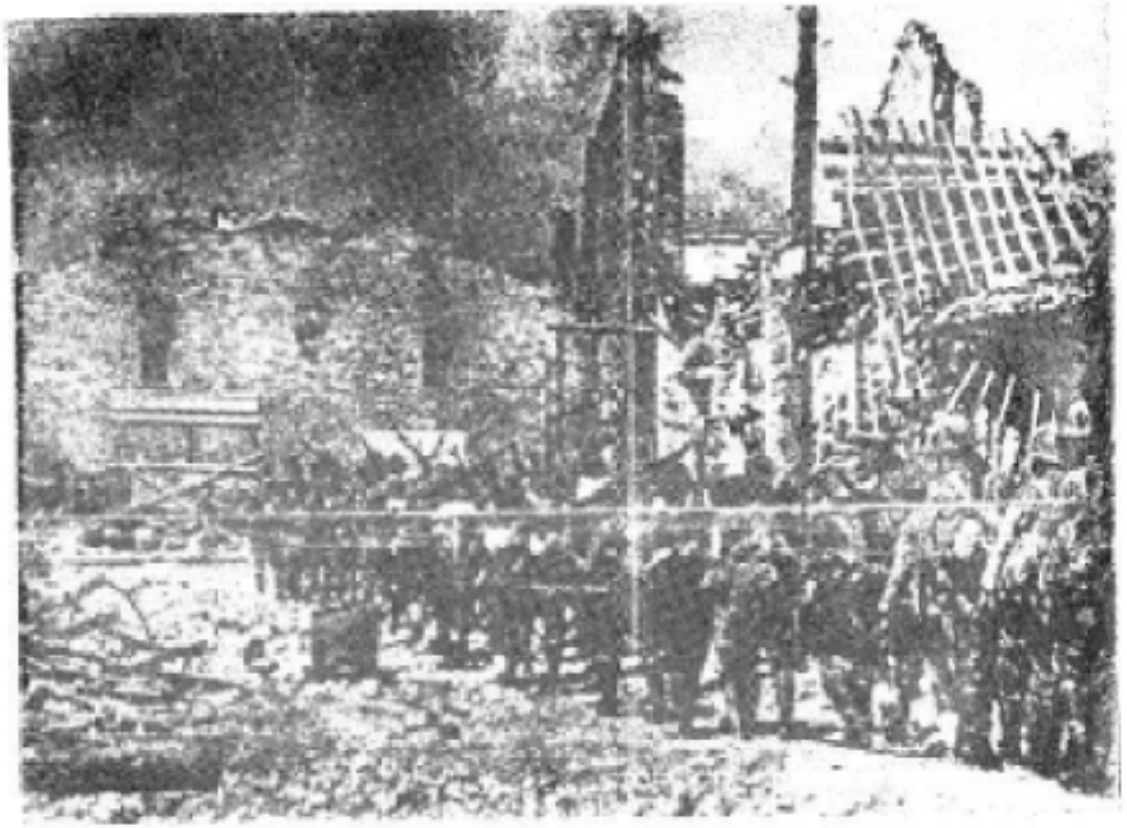
赠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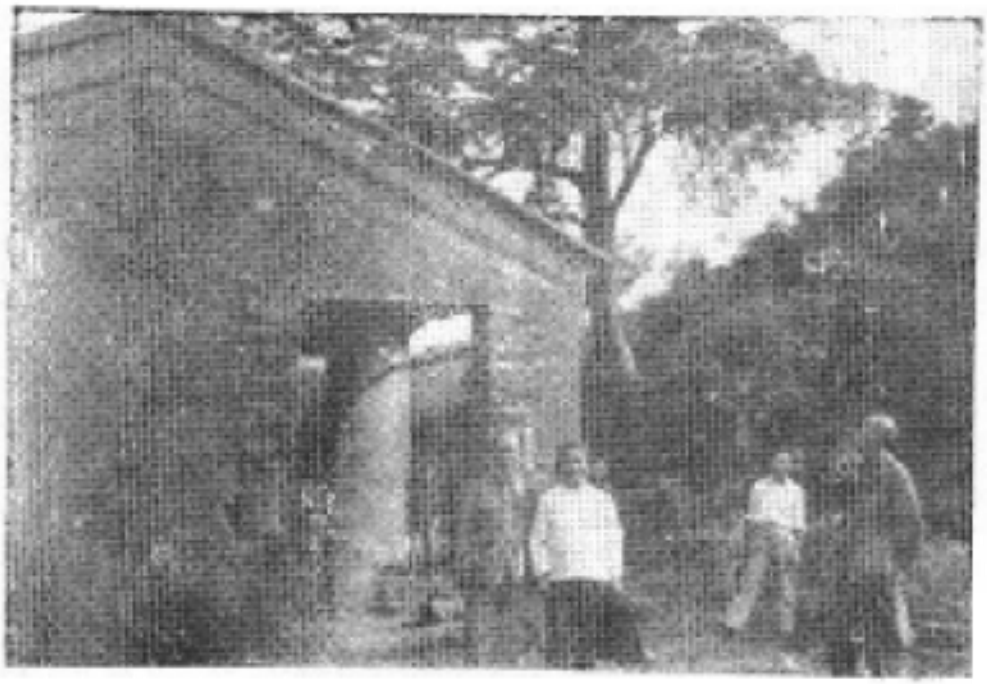
图为日寇进犯增城时通过被炸毁的县城东门桥的情景。



东江纵队在战斗中袭击敌人。



增城附近，中国军队顽强抗敌，使日本军举步转向。



一九八二年，指挥正果之战的原国民党独二十旅第二营营长黄植虞偕夫人、副营长韦贤虹到白面石抗日战场凭吊时，在抗日纪念亭前留影。

图中左立者为黄植虞夫妇，右侧者为韦贤虹。

政协增城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顾　问　徐　亮
主　任　郭维民
副主任　陈冠中　黄恭亮　范薰苑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　枫　王振华　叶正平
叶就成　叶翠扬　吴　淌
李叔平　罗建源　钟雨晴
郭冠雄　萧藜羲　湛叶亿
赖邓家　廖国端

《增城抗日烽火》

责任编辑　陈冠中　廖国端　丁　枫
责任校对　李叔平
封面题字　徐　亮
封面设计　冯锦泉



一九三八年初，增城抗日救亡组织下乡途中，在雁塔村休息。从左至右，站立者：梁劲夫（马特）、徐亮（徐汝斌）、徐幸留（徐诚贵）、曾映华、张城（张淑芳）、廖钊钧，坐者：廖劲莽、黄丽棠。

目　录

序　言……郭大同（ 1 ）
暴风雨前夜的增江……徐　亮（ 4 ）
从抗先增城工作队到增城抗日
　武装部队……杨步尧（ 13 ）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增城……陈冠中（ 21 ）
在增城为抗战作出贡献的华侨……陈　兵（ 32 ）
奔向延安……徐辛雷（ 36 ）
痛歼日寇飞贼……萧黎羲（ 43 ）
忆正果之战……黄植虞（ 46 ）
白面石之战及建烈士纪念亭的回忆……王国祥（ 50 ）
增北地区诸战役的回忆……林伟涛（ 52 ）
直捣官塘　怒斩倭寇……弋　戈整理（ 58 ）
激战黄旗山……叶志忠整理（ 66 ）
回忆派潭之战……黎天荣（ 71 ）
挺进石滩　全歼敌伪……宋　刚（ 75 ）
奇袭新塘火车站……郑伟灵（ 82 ）
战斗在增北地区的梅都自卫大队……洪　峰（ 88 ）
保卫永和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战斗……宋　刚（ 95 ）
“我和家人以及美国人民永远感谢你们”
　——盟国飞行员获救记……飞　沙整理（ 101 ）
　编后话……编委会（ 106 ）

序　言

郭　大　同

忆当年，增城的抗日烽火，燃烧在东江河畔、增江两岸，燃烧在南昆山上，罗浮山下；燃烧在福和山区、广汕公路、广九铁路；燃烧在日寇的巢穴中。增城的战略位置很重要。它是广州东面增、从、龙、博、番（禺北）五县的中心地区，部队有广阔的回旋余地，而且逼近广州市区，可以直接威胁日寇在华南的侵略大本营。它还可以配合惠州、南海、宝安等地，对广州形成一个钳形态势。因此，在整个抗战时期，增城一直是龟缩在广州的日寇的肉中刺、眼中钉。你要知道增城的抗日烽火是怎样燃烧起来的吗？它的播火英雄是些怎么样的人物呢？它的火种又是从哪里来？那么，就请你看看《增城抗日烽火》这本选辑吧！她将会告诉你要知道的一切，起码能让你知道一个梗概。

增城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一个县。一百多年来农民起义迭起，后来又有许多志士仁人投身辛亥革命，以后又有许多先进分子参加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大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在二十年代中

期，这里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抗日战争一开始，增城就出现了一个国共合作、同赴国难的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散播抗日火种的英雄，有来自广州的抗日先锋队，也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增城子弟；有来自东江各地、珠江三角洲的热血青年，也有来自南洋的爱国华侨；有爱国的商人和士绅，也有工农大众；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他们共同的火种就是四亿五千万人民蕴藏在心中的对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民族的无比热爱。当时，一派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增城。待到广州沦陷、增城沦陷，增城地区的军民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越来越激烈。驻守增北的国民党正规军坚守北部防线，阻击日寇北犯。在广大敌后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了抗日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活动，相机袭击敌人，并联合国民党正规部队，狠狠打击敌伪驻军，使其寝食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增城的国共两党是合作得比较好的，即使这段时间内出现了博罗东团事件①，但总的来说还是合作得不错。只是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在国民党增城县当局制造了多次反共磨擦之后，增城的抗日烽火几险遭熄灭。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久，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独立第二大队在阮海天、李筱峰、杨步尧等人率领下，重返增城，开辟了敌后战场。从此，增城的抗日烽火又在东江河畔、增江两岸熊熊燃烧起来。独二大和

后来的东纵四支队在增南地区的游击战，同扼守增北的国民党军队形成对敌伪包围夹击的阵势。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大地重光。在八年抗战中，增城军民是经过艰苦奋斗、流血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赢得胜利的。

增城县政协文委编辑的《增城抗日烽火》，是一辑比较全面而又准确地反映当年增城全民抗战的文集。它能使人了解当年增城抗日的历史，重现当年抗日英雄的勃勃英姿。读之，使人振奋。

当前，我们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城县广大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正在努力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振兴增城，为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就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正是战争年代的那种崇高的爱国热情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让当年的抗日烽火重新燃烧在我们的心中吧！希望《增城抗日烽火》选辑能担负起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那怕只能完成一小部分也是好的。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注：①一九四〇年一月，在博罗县活动的东江华侨青年服务团博罗队二十多人被国民党逮捕，整个中共博罗县委遭受破坏。

暴风雨前夜的增江

——增城抗战初期救亡运动片断

徐　亮

我的童年正在多事之秋。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本来有几十万东北军，可是一枪不发，几个月就断送了东北全境。日本帝国主义接着于一九三五年制造了华北事变，华北的政治、经济实权都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整个中国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我们神圣的国土、同胞被践踏、被蹂躏，亡国灭种迫在眉睫。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及全国各地爆发了工人、学生的反日罢工、罢课，风起云涌，要求抗日。蒋介石先生在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的情况下，宣布了要抗战。

我原名徐汝就。当时本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死读书，读死书”的所谓好学生，读书只求一技半艺谋生，图个温饱，与世无争，更不求什么达官显贵。

华北事变前后，我十四、五岁，在增城中学初中读书，逐渐懂些事了。眼看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国民党怎样抗日？环顾许多社会现象，使我迷惑不解。如国民党政府出布告禁烟（鸦片）、禁娼，但县城五丁街一带的烟馆未减少过，变成了冠冕堂皇的“戒烟室”“俱乐部”；娼妓也没减少，还在旅馆公开活动。又如袁虾九（袁照华）等增城著匪，昨天仍在勒收行水，打家劫舍，横行乡里，却在一夜之间摇身

一变，成了国民党的什么司令。县城的讼棍廖进，挑动农民打官司，凭姓族械斗发财，终日无所事事，却财运亨通，大肆挥霍，荒淫无耻。“五四”时代就提出打倒孔家店，为什么这时又提倡尊孔读经，要学校把它作为重要课程，要青年尽忠尽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些客观的现实，一个接一个冲入我的眼帘，在我那单纯而幼稚的心灵中激起了层层波浪，使我百思不解。到底国民党、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是好是坏？使我不能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一、启蒙——组织读书会

我兄徐辛雷（原名徐诚贵），受老师梁劲夫、姚德润的一些影响，一九三四年在增城师范读二年级时，开始阅读进步的文艺刊物、书籍，如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春蚕》；巴金的《家》、《灭亡》；曹禺的《雷雨》、《日出》……；外国的高尔基、果戈里的《我的大学》、《母亲》、《毁灭》、《死魂灵》……。他订阅了《生活周刊》、《自修大学》等进步杂志，后来逐步扩展视野，涉猎到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

增城师范附设在增城中学内，教师多数是兼职的，辛雷既是我兄，也是我同学，无论在家、上学、放学都形影不离，他读的书，有一些我也跟着读。

教师梁劲夫，笔名马特，梅县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是个进步人士。一九三四年秋来增城中学，担任我们初中二年级的国语、经训教师和班主任。他到任的第一节国语课，就讲为什么要读书？撇开书本，讲得新颖，很有意思，虽然他的普通话带有很重的客家口音，听起来很费劲，

但是他的主题哲理，却深深的吸引了我们幼小的、纯洁的心灵。他深刻地分析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书目的：有的是为了"学而优则仕"，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有的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为了文凭，为了学历，有文凭、有学历，就有了找职业的敲门砖；有的读书是为了认识社会，剖析社会，推动社会发展、前进。虽然，我们当时理解是很肤浅的，但第一次启发了我们要想一想这个问题。

梁老师对我们关心，平易近人。课余时间，有时他谈到劳动人民是创造社会、创造财富的动力，但工人、农民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他问我读什么书，当他知道我读过些进步文艺书籍时，一次谈到丁玲作品，他说胡也频是主张改变不合理的旧社会的。问我"你想当胡也频吗？"我既惊讶，但又受到鼓舞和启发。

梁老师在上作文课时，似乎对写歌颂劳动人民、暴露社会黑暗或对现实社会提出疑问、不满的文章，他都加以称赞，表示欣赏。如我写了一篇描写一位农民伯伯的文章，描写他被生活压迫、煎熬，在饥饿线、死亡线上挣扎，使他虽然仅四十多岁，而额上已刻满深深的皱纹……。他给这篇作文九十九分，贴堂示范。在美术课里，我刻了一幅河南"水灾图"的木刻，在一片汪洋中，灾民逃到屋顶，在绝望中等待救援。梁老师看了，连连称赞。

梁老师一九三五年秋离开增城中学，曾写一信给徐辛雷、张城（原名张成美）和我等五人，内容大意是："你们要关心社会生活，我在任教中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只是偶然有某些流露，未能给你们帮助，深感内疚。"并介绍我们读几本书：李达的《社会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和订阅《读书生活》等期刊，最后，

嘱咐我们传阅，阅后烧毁。这封信是进一步给我们正面的、明朗的教育指导，使我们明确了读进步书的方向。

嗣后，我们串连了七、八个同学，经常互相借书，传阅一些进步书刊，后来相约分别订阅、交换阅读文艺书刊，进步社会科学书籍，如《文学》、韬奋的《萍踪寄语》、平心的《青年自学与修养》、《青年自学丛书》及巴比塞描写斯大林的《从一个人看到一个新世界》、田军的《八月的乡村》、肖红的《生死场》等等。

一九三六年秋，我初中毕业后，有徐辛雷、张城、曾映华、曾伯昌和我等六、七人，自动组织了读书会，以后还有汤自持等人参加，第一个学习计划是学《政治经济学》，订出阅读的书目，以自学为主，定期集中讨论座谈。在读书过程中，要求尽量能记笔记和提出问题，以便讨论。第一次讨论的内容为："为什么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讨论地点是在距离县城二公里的槎岗曾伯昌同学的家里。由于国民党政府逮捕"七君子"一事给予我们以反面教育，我们意识到自己搞的好象是秘密组织。

过了一个时期，由于各个人的兴趣不同，爱好文艺的与爱好社会科学的分别进行联系和对一些问题交谈探讨，如徐辛雷喜欢文艺，就与吴介民（原名吴杰明）、黄耿球等联系，交谈文艺方面的问题。这些都为当时参加救亡运动及后来参加革命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二、救亡吼声振荡增江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更疯狂进迫，一场暴风雨即临增城。中华民族的睡狮要怒吼了。

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有热血的青年，个个象热

锅上的蚂蚁，忧心如焚，那种深沉、恐怖、彷徨、紧张的气氛，象一簇黑云把增城重重的笼罩着，民族的出路在那里？国家的希望在何方？千万人都注视着寰宇，渴望透过黑云寻找着那怕是微弱的闪烁的曙光。

一九三七年春，徐辛雷在增城县永和区矮岗村任县立第二十七短期小学校长，我在该校协助教书，虽然自学一些进步书，也参加一些当地的救亡活动，但整个气氛是深沉、死寂、闷热，使人透不过气来，处在暴风雨的前夜。

十一月，原在朱村当教师的张城同学，调到中山县任教（解放后知道他在中山县入党），他邀请徐辛雷到朱村代课，我仍留在廿七短期小学。辛雷去朱村后，与朱村的抗日力量结合，发动群众性的救亡活动，工作发展很快，很活跃。我便到朱村参观他们的活动，一进村，映入我眼帘的是到处贴了耀眼的救亡标语，下面署名为“朱村抗日御侮救亡协会”，街巷里学生大唱抗日救亡歌曲，使我茅塞顿开，大开眼界，大受鼓舞；还有大办民众夜校，讲抗日救亡的道理。从该村情况看：一、成立了抗日御侮救亡协会，有了组织领导；二、大办夜校，进行爱国教育，教唱救亡歌曲，抗日气氛很浓；三、群众开始发动起来，大长中华民族的志气。我觉得如果各地都能如此，抗日就有希望了，民族就有希望了。

在朱村流行最早、最广的抗战歌曲是《全国总动员歌》、《民众起来打倒日本仔》二首，是人所共晓的。

《全国总动员》的歌词是：

“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
反抗暴力侵占，挣脱压迫锁链，
要联成铁阵线，
民族出路只一条，生存唯有抗战，
大家奋斗到底，枪口齐向前，